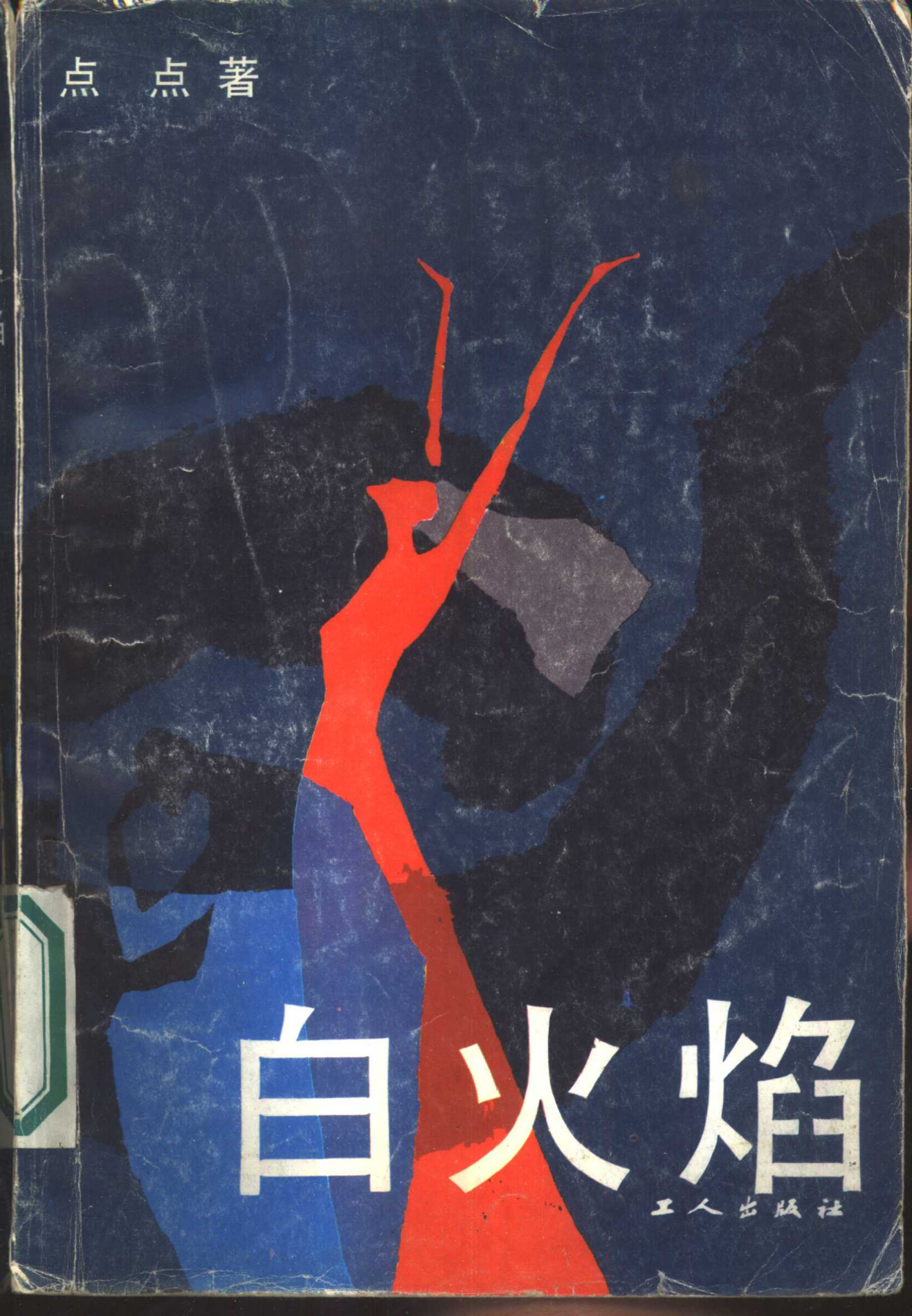


点点著

The cover features a dark, textured blue background with large, irregular black and dark blue shapes. A prominent, bright red, stylized figure, resembling a person with arms raised in a gesture of triumph or protest, is the central focus. The figure is composed of solid red and white areas. The title '白火焰' is printed in large, bold, white characters across the lower half of the cover, partially overlapping the red figure.

白火焰

工人出版社



2 034 4637 9

白 火 焰

点 点 著

工 人 出 版 社

白 火 焰
点 点 著

工人出版社出版（北京安外六铺炕）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昌平长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9.75 字数：215,000

1987年3月第1版 1987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8,680册

统一书号：10007·173 定价：2.10元

内容说明

命运，是文学永恒而又神秘的主题。

这里，正是一个关于命运之谜的故事。

主人公们，有的握有安邦定国的重权，有的仅是普通的医生、护士、勤杂工。作者将笔触探入人物内心的洞穴深处，使我们看到一组赤裸灵魂的雕塑。通过对这些人物的心理透视，作者的结论是：在命运的挑战面前，人人平等。

作者对笔下的人物和他们的生活环境是很熟悉的。这些人或高官厚禄，或出身卑微，或历尽磨难不失本色，或因某种微妙的挫折心灵上留下创伤，或体魄伟岸却带着极其隐秘的心理障碍陷入风流漩涡，或在对人生、生命、命运绝望的最深处领悟出生活的真切意义。其中的慨叹与哀乐，超越了个人情绪的流泻，使人不能不想到横亘在我们整个民族头上的，决定着我们每一个人命运，历史的、文化的、心理的因素。

稍纵即逝的欲念、感觉、心态和潜意识变幻的体察与捕捉，无疑是作者之长。作品情节的展开，是以一所大医院和一个高级干部的家庭生活作为背景。在这个独特背景的反衬下，各色人物的个性特点尤其引人入胜。在一些相当精彩的段落里，我们可以看到生命的种种奇特现象，领略到以生命照亮人类历史和整个世界的难以泯灭的光辉。这些都可以使读者获得一种新鲜的审美体验。

白火焰也许只是一种隐喻。面对黑暗岁月过去后时代的进步，像白火焰一样不动声色但又迅猛异常的、注定要席卷一切腐朽的变化过程，不仅在人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中出现，也同样在人们感情生活中发生和发展。作品中的火焰，已经不仅仅代表一场灾变，它对于新生的一代是温暖，是光明，甚至是盛大的节日。这是一个具有当代意识的高度。

作者不仅是位女作家，而且是医务工作者。出于职业特点，作品对于生命的不可替代的价值的认识，对人类之爱的感应力都显得相当敏锐和真挚。这也许是作品的最动人之处。

6-11-81/32 29



作者：点点

1

荧光屏上，显示心脏活动的光点，终于拉成了一条直线。
又一个生命，落在了死神手里。

夏伯明医生挥了挥手，示意一切可以停止。抢救室里的气氛一下子松弛下来。

当班护士马继红，像往常一样，手脚麻利地收拾着各种器具：打破的安瓿，用过的注射器，长得吓人的各种穿刺用针头，还有残留着液体的滴瓶。这些东西，在她的手里发出好听的撞击声，然后被很有秩序地排放在手推车上。另外几个人，熟练地拔除着连接在这个毫无生气的肌体上的各种导管：氧气管、鼻管、胃管和导尿管。它们刚才还在忠实地救助着这个垂危的生命。可现在，它们蜷曲在弯盘里，显得疲软而又肮脏。床上染有大片污迹的床单被撤掉了。一条不怎么洁净的大布单盖住了死者土灰色的面孔。心电图机、氧气瓶、吸引器在它们各自配套的或两轮、或四轮的小车上，被几个穿白大褂的人先后推出了房门。这个小车的行列在走廊里经过时，吱吱扭扭的声音久久回响，住院稍久的病人，都不难猜到发生了什么事情。最后，“啪”地一声，抢救室里的日光灯被最后一个离去的人熄灭了。橙黄的暮色从窗外拥进来，静悄悄地和死者一起留在房子里。

办公室里，一个进修医生正打电话通知太平间接走死者。

在通话的间隙里，他一手捂着话筒，一手填着死亡记录，显出一副精明能干的样子。

“夏大夫，你回家吧，死亡记录我明天一早就拿给您看。”

夏伯明点点头。他对这个勤快虚心的中年医生很放心，觉得无需再交待什么。

洗手池边，卢小青正和几个刚刚参加了抢救的医生、护士一边轻声谈笑，一边细心地洗着手。看到夏伯明走过来，她让出了自己的水龙头，并且把热水调小了一点。她知道夏大夫不喜欢用太热的水。

“你洗，你洗，我不着急。别耽误了你的约会。”夏伯明望着卢小青两手之间像云雾一样升起的肥皂泡，并无所指地和她打趣。

“嘻嘻，约会是有，临时取消。我要替李大夫值个夜班，他爱人病了。”

夏伯明稍微愣了一下。从卢小青的话里他才明白，她是刚到医院里来值夜班的。

卢小青人缘好，目前单身一人。这病房里的工作人员谁要有点儿急事，卢小青总是乐于帮忙。可是夏伯明记得，她是昨天才值了夜班的，就对她说：“小卢大夫，你也得注意休息才行，不是昨晚……”

“其实，我们是两厢情愿。我明天下午有事。值了班，正好休息呀。要不这月全勤奖又完了。”

夏伯明抬起头，看了一下办公室墙壁上那年代已经久远，表盘上还写着罗马数字的大电钟：差五分六点。

此刻，正是医院里最繁忙的时辰。各个部门，都在做最后的调整，准备夜间的到来。

亘古以来，人类对于太阳落下以后的黑暗，始终怀有一种神秘的感觉。黑暗似乎总是和不幸、意外，甚至罪恶联系在一起。即使是今天，在这所现代化的大医院里，人们仍然不能够摆脱这种观念的影响。

宽大的专用电梯，正在各楼层之间繁忙升降。它们把病人用膳完毕后的碗筷，连同装载它们的饭车，运送到地下室的大厨房去。走廊上的医务人员格外多，上夜班的人已经来了，下白班的人还没有走。他们脚步匆匆，简单地互相问候着。狭长的更衣柜门频繁地开开关关，钥匙在锁眼里转动着，发出一声声乖巧而令人放心的“咔嚓”声。饭盒、饭碗在人们手里碰碰撞撞。各病房的主治医生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次巡视。全院总值班医生也已经就位。护士们在对治疗单、服药单。医生们在翻看交班记录、备用医嘱。各部门的行政人员在检查他们大大小小的档案柜、办公桌上的锁是否锁好。东方华院长正在他三楼层高大的办公室里细心地关好门窗。这些门窗上的玻璃都是半个世纪前、初建院时配的进口玻璃，又大又厚，隔音效果好，打破一块再配上不容易。好在这个医院里上上下下的人，都已经养成了随手关窗的好习惯。

夏伯明穿好他那件进口的金枪呢大衣，准备回家了。路过治疗室时，他看见马继红已经把一切收拾停当，抱着两条胳膊等着下班了。接班的护士刘敏珍，只戴着白色的工作帽，坐在桌子边上大口大口地吃着饭。情急之中，勺子把饭盒碰得咣咣地响。整个走廊里都弥漫着一股红烧带鱼和生大葱的味道。看到夏大夫的身影，刘敏珍有些惶惑，想站起来，又想把饭盒盖住。因为夏伯明曾经规定过医护人员不准在治疗室和办公室吃饭。但是这回，夏伯明却装作没看见，一低头走了过去。这两

天刘敏珍的丈夫正和她闹离婚。她一个人带着三岁的孩子，能坚持一周的夜班已经很不错了，吃上一顿有红烧带鱼的晚饭恐怕也不容易。夏伯明可从来不是那种苛刻得不近情理的人。

春节刚过，北京城里还感不到春天的气息。寒冷而干燥的空气，仍然顽强地刺激着人们的肌肤和鼻孔，使他们很容易得上感冒。夏伯明走出急诊部的大门，门两旁印有红十字的门灯已经亮了，把两团桔红色的光晕，印在两扇厚厚的黑色防寒门帘上。西北风像往常一样，斜吹在他没有戴帽子的额头上。

他是个容貌出众的男子。尤其是当他像现在这样心境不错而又微笑着的时候，他那张保养得很好的漂亮面孔是很吸引人的。虽然他已经五十岁出头，虽然他的眼边、嘴角已经出现了掩盖不了的皱纹，虽然他每天早上都发现眼泡浮肿，而且一到下午，骨质增生使他脚跟生疼。但是，夏伯明仍然凭着他那黑油油绝不卸顶的乌发，那肌肉发达的胸部，像运动员一样富有生气的步态，以及一些其它的，在他身上组合得挺微妙的因素，被大家公认为是一个容貌出众的男子汉。

王府井大街上，路灯通明。人们在闪烁的光影中来来往往。

商业街中心，瑞士表专修店和西铁城表店，像唱对台戏似的灯火灿烂。高大华美的玻璃门和别出心裁的橱窗布置，给人们带来了某种异国情调。身着长裙的法国服装模特儿，假脸蛋儿扬得高高的，在百货大楼的橱窗里漠然地注视着过路的人们。东风市场的门口，一群大学生模样的人在寒风中满不在乎地吃着蛋卷冰激凌。

104路无轨电车，无声地滑进了车站。夏伯明在一大群等车的人们中间，熟练而灵巧地第一个上了车，而且不慌不忙地

找到了一个靠窗的座位。车厢里很快地挤满了人。一对恋人站在夏伯明的身边。身上散发出一股浓烈的国产高级香水的味道。夏伯明不由得欠了欠身子，把座椅的靠背让出来。那年轻的女孩子扶住了靠背，而且朝夏伯明感谢地笑笑。车开起来了，凭感觉，夏伯明知道这一对年轻人在幽暗的车厢里紧紧地搂在一起。女孩子“吃吃”地笑，声音很轻但又很清晰，像一些小虫子，怪痒痒地搔着夏伯明的耳鼓。他没有动，他不想惊动这两个快活得有点傻气的大孩子。

当他走进单元楼门时，一层住户雷老太太的饭菜都已经摆上桌了。这老太太是四川人。半开的门里不仅飘出了蒸腊肉、炒豆豉的香味，还传出了中央电视台预告节目的声音。

夏伯明在信报箱里拿出了自家的晚报，忽然，他听到楼上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声。他不由得加快了脚步，他就住在二层。

2

每一个失眠的夜晚都是这样。

心烦意乱，鼻尖和手心冒汗，耳朵里轰隆轰隆地响，他的头脑似乎成了机器轰鸣的大厂房。

因为失眠的次数太多，虽然难受，但他照例默默地忍受着。他想起，神经科的医生几次想让他形容一下这种声音。直到现在，他也没有找到一个恰当的比喻。但是明天，他要把这

个关于大厂房的比喻告诉医生。他们说过，病人对于临床症状的描述，对于诊断是很重要的。不过，医生们的话并不都是全对的。他们告诉他的克服失眠的一些小伎俩，比如说微闭双目呀，意守丹田呀等等，都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此刻，二十八号病床上的他睁大眼睛，静静地躺在床上。枕头是硬梆梆的。床垫子被许许多多的病人睡出了大坑，一个在屁股那儿，另外的在肩膀两头。虽然床单、被子是经常换的，可床垫子大约几十年来就是这个样子了吧。

这是观察室大病房里最后一个床号，紧挨着厕所。此刻，一种隐隐约约的怪味，正一阵阵飘来，那是年代久远的积垢和卫生除臭剂的味道，虽不浓烈，但很执拗。不知为什么，它使二十八床意念缥缈。它使他想到过去和现在这两个概念中所包括的许多含义。

观察室里的病人，是从急诊室转来的，一旦明确病情，就分门别类地转入专科病房。住在这里的病人，由于带有某种临时性，男女并不分开，只是用白色的布帘将病床隔成一个个小单位。

此刻，二十八床隔着白布帘，清楚地听见二十七床那个患肺气肿病人如雷的鼾声。空气艰难地通过她那狭窄的气管，发出一种细微的咝咝声。这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和他一起入院的。听说原来的二十八床病人死在床上，便死活不肯住二十八床。其实医院里哪个床上没死过人呢？老太太不住，他就只好住了二十八床。现在，老太太心满意足地睡在二十七床上。他真奇怪，如此宏亮的鼾声，竟是这个骨瘦如柴的、呼吸系统几乎残废的人发出来的。

走廊里，医生值班室的门和治疗室的门都开着。刺眼的日

光灯，穿过走廊的昏暗，一直照到他的脸上。窗户外面在修理下水道，大概是怕人们跌到坑里，两盏一百度以上的大灯泡彻夜不熄，二十八床的位置亮得像雪洞一般。

但是，这一切，都并不是二十八床失眠的真正原因。

白布帘一动，卢小青静悄悄地站在二十八床面前。她的手里托着一个浅绿色的药瓶盖，这是最普通的那种药瓶盖，许多医院里都利用它来做病人的服药杯。瓶盖里躺着两颗半绿半黄的胶囊。二十八床猜想它们是进口药。

“睡不着可以和医生、护士说一下。你昨天就没有睡好……”那女医生轻轻地说。

由于三方面都有灯光投照，她站在那里，穿着白大褂的身形没有影子，像个半透明的幽灵。只是她的声音既低沉，又清晰。二十八床这才觉得，这并不是幻觉。

“把药吃了，好好地睡觉。”

白布帘又一动，卢小青拿着空瓶盖，像来时那样，无声无息地走了。

他一点儿也不喜欢这个女医生。尤其不喜欢她那双绿莹莹的善于察颜观色的眼睛，那一脸无所不知的狡猾的神气。不喜欢她语气里那种貌似温柔而又不容违抗的意味。他认为，那里面带有过分要强的人才有一种迟疑。

她怎么知道病房里有人没睡着，而且还知道他昨天也没睡？她走路那么轻，轻得像一只夜游的猫，让人都来不及闭上眼睛装睡。她不仅要你吃药，还要看着你把药咽下去，就差没让你把舌头伸出来看看。就象是对孩子……不，像是对精神病人，对囚犯……想到这里，二十八床不禁紧张起来，是的，他想要做成功的那件事，一定要避开这个卢小青。

走廊上传来脚步声，不锈钢的饭勺轻轻撞击着搪瓷缸子。几点了？他看了看枕头下那块父亲留给他的老式劳莱士金表：差一刻十二点。他猜想，这是医生吃夜班饭的时间。

一股麻酥酥的感觉，从四肢向大脑袭来。他觉得身下这张有三个大坑的床在晃动，像一只水中的船儿。一团橙色的亮光从他半合的眼皮中透过来，带着一种柔和、温暖的东西，在他全身流动。快意的眩晕使他觉得整个身体失去了重量。

这是那两颗小胶囊发生作用了。

“好吧，今夜就不去了，昨晚已经察看过去，各层楼厕所的窗户都是整夜不关的。十一点四十五分，医生们吃夜班饭，此后，他们便会在值班室里睡觉，每一个病房只剩下一个护士值班。而且，她们多半也是趴在桌上打盹的……不，最好是凌晨三、四点……那是，真正的，夜静人稀……”

3

又吃多了。卢小青无数次下定决心要节食，又无数次地决定起码不吃夜班饭。但是，一到时间她就先说服自己上食堂“看看”，随后，如果遇上果酱包、茶叶蛋，她就饱吃一顿。现在，一顿合理膳食的标准：热量、营养素，以及饱腹感，她已经完全达到了。

“卢小青。”身后有人叫了一声。是总值班医生顾美荣，五十年代留苏的，据说会用那种又粗又哑的嗓子唱俄罗斯民

歌：“集体农庄有个老妈妈……”正宗小白桦味儿。

“吃饭了吗，顾大夫。”卢小青咽回去一个饱嗝儿。她总改不了在农村养成的习惯，见面先问人家吃饭没有。

“小青，急诊室有一个病人，高烧，肺部有阴影，能不能先收到观察室去？”

“行，要来快来。”卢小青痛快的一口答应下来，顾美荣反而愣了一下。这么晚了，除特殊情况，病房的医生一般都不愿再收病人。问病史，写记录，下医嘱，一大堆事儿，搞不好还要挨护士的埋怨。何况，观察室的床位已经满了。

“床位是不是已经满了？”顾美荣边说边翻着她的小本子。

“没关系，今天下午有个死亡病人，抢救室两张床都空出来了，先住一晚上，明天上午我们就有两个出院的。”卢小青知道，顾美荣既然找到她，就说明她手头的床位是实在调动不开了。

看到卢小青那股麻利劲儿，顾美荣笑着双手搂住她的肩头，把自己那暖烘烘的红脸蛋儿贴近卢小青的眼睛，让她想起刚出炉的热面包。

“我告诉急诊室，马上转去，不过你大概今晚睡不着了。”

“没关系，阴历初一、十五我都失眠。”

卢小青挣脱了顾美荣的拥抱走了。剩下顾大夫一个人站在那里，她寻思了半天，也没算清楚今天是阴历的什么日子。

卢小青从来就是这么半正经半不正经的。有一回，东方院长在全院大会上读一封患者表扬卢小青的信。顾美荣和她坐在一起。卢小青痛苦万分地在座位上扭来扭去，顾美荣问她怎么了。她说一听表扬信就过敏，还当着那么多的人，解开衬衣的

领扣子，让顾美荣看她脖子上一团一团红艳艳的荨麻疹。结果，弄得顾美荣也浑身难受起来，恨不得马上开个处方，给她推一支葡萄糖酸钙才好。

在楼梯的转弯处，卢小青看见研究生李杨正匆匆穿过大厅向集体宿舍楼走去。他和他的爱人都是研究生。从青海考来的，都住集体宿舍。不过，李杨的爱人是研究社会科学的，在城西的一个大学里。看样子，李杨是探完了爱人的病赶回来睡觉的。他没有看见卢小青，自然也没能向这个自报奋勇替他值班的人道谢。

不知为什么，卢小青看到李杨，想到他那位正在病中的夫人，心中不由升起一种惆怅。

卢小青今年三十有一，仍未婚配。这在许多人眼里，甚至在卢小青自己的眼里，都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她常常很奇怪地问自己，怎么一下子就三十一了呢？还有那么多事没干，那么多的为什么没想清楚，可突然就成个老姑娘了，突然结婚和成家的事成了第一要办的了。这可真要命。报纸上、杂志上，那些阐述大男大女问题的文章，卢小青一开始是抱着很大的兴趣读的。后来，终于发现和自己对不上号，甚至还有一位作者煞有介事地归纳了大男大女问题的七个表现和十二个产生原因。这可实在有点伪科学的味道了。卢小青不得不决定另辟蹊径。

谁都知道卢小青交际多，朋友也多。只是最近她更在那些年龄相当而又未婚的男友们身上多留心就是了。风言风语当然也有，什么“急得火上房”，什么“张开大网捞大鱼”。卢小青听了却觉着人家说得不错，她是急嘛，是想张网捞大鱼嘛。何况，自己管自己的事有什么不好？

她想起明天下午的约会，觉得这次约会也许会挺有意思。

她和洗冬的认识，是因为坐公共汽车。他俩都在车上。车到站了，王府井站，她下车，他也下车。可是他步子大，一跨就抢到前面去了。卢小青不由得迟疑了一下，急等着上车的人一拥，差点儿把卢小青又挤回车上。而他没看见，扬长而去了。卢小青并不在乎这些事，把书包的长带子悠到肩上，继续走自己的路。

那天，她是去买书的。她要的书还有，可是就剩下一本了。售货员指了指，那本书摆在柜台外的小桌上。她走过去，伸出手，另一个人也伸手，和她一起抓住了书。一抬头，又是他。

“我先来的。”那人开口了。

“当然是我先来的。”卢小青眉毛一拧，这回她可不吃亏了。

“我急用。”那人口气软了一点。

“我也急用。”卢小青不依不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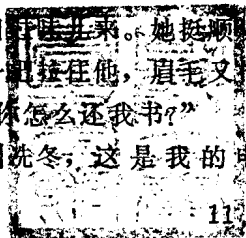
“那……能不能商量商量。”那人一笑，卢小青发觉他的笑容非常真诚。

“商量……”卢小青迟疑了，她最经不起别人这么低声下气，还带着笑。

“这样吧，你付钱，书是你的。我今晚看，明早就还给你。”

对这古怪的提议，卢小青一下子没回过神来。她挺顺利地付了钱。那人拿了书就要走。卢小青一把拉住他，眉毛又拧到了一块儿，“嗨！你也不问我叫什么，你怎么还我书？”

“你看，你看，我不是有意的。我叫洗冬，这是我的电



话，明天给我打电话行吗？”

冼冬真诚的笑容又一次征服了卢小青。

一个星期过去了。卢小青忽然记起了这件她已经差不多忘了的事，而且忽然想试试冼冬给她的电话号码是不是真的。

“我找冼冬。”

“我是。”

“我叫卢小青。”

她听出对方沉默了一下，这才想起冼冬并不知道她叫卢小青。

“你借我的书该还了吧。”

“啊哈！是你！太好了！”

隔着电话机，卢小青仿佛又看见了冼冬那真诚得像孩子一样的笑容。

“你来我家玩玩好吗？我可以顺便把书还给你。”

又是一个挺古怪、不合常理的请求，但仍然带有冼冬特有的那股真诚劲儿。卢小青答应了。反正她晚上不值班的话，就得在家里听妈妈的唠叨。再说，冼冬大概是个未婚男性。对这一点卢小青多少有点把握，因为有了家庭的男子不会这么优雅地处理和一个年轻女子的关系。

这时候走廊里传来脚步声。大概是急诊室的病人已经转过来了。卢小青赶快站起来去迎接病人。她答应收的病人，她就得多干点。要不然刘敏珍该不高兴了。